

亚洲·中国卷



SHI JIE ZHU MING YAN SHUO

ZHONGWAI
MING REN YAN JIANG
JING CUI

(3)

世界著名演说

中外名人
演讲精粹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外名人演讲精粹

(三)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名人演讲精粹/费泉京编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8

ISBN 7-5068-0645-2

I . 中… II . 费… III . 演讲-中国-世界-选集
IV .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0177 号

责任编辑 张 瑞
封面设计 宋名道

中外名人演讲精粹 (三)

费泉京等编著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 7 号 邮政编码：100031)

湖南广播电视台报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42 印张 105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56.00 元 (全套 10 册)

序

演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号召力。

20世纪是惊心动魄、翻天覆地的伟大世纪，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历史活剧。在百年的岁月里，英雄豪杰、时代精英，用他们的声音，震动了国土与世界，在辽阔的历史空间久久回响。

那是永远也抹不掉的历史之声。

她是一个人的，是一群人的，是一个民族的，是那个时代的声音。

她是诗，

她是战鼓，

她是呐喊，

她是惊雷，

她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激起的簇簇浪花。政治家的热忱、科学家的缜密、文艺家的浪漫与典雅、外交家的机敏与睿智……一篇祈祷或祝福的圣文，无不显露出演讲者的智慧与才情，奔放热烈，娓娓动人。

由于演讲者身份和地位的不同，演讲的内容和目的的差异，演讲的环境与对象的不同，加上演讲者本身学识、秉性、气质乃至当时情绪的区别，演讲辞呈现绚丽多姿的风格：有的高屋建瓴，气势逼人；有的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有的慷慨激昂，

奔放热烈；有的侃侃而谈，一泻千里；有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有的低回舒缓，委婉哀怨；有的心平气和，诚挚恳切；有的奇谲多变，机敏睿智；有的娓娓动人，文情并茂；有的推理严密，卒章显志；有的谈笑风生，幽默有趣；有的汪洋恣肆，游刃有余；有的简捷明快，直截了当……

演讲辞，是人类智慧的总结。

演讲辞，是沟通心灵的桥梁。

让我们再来聆听这世纪伟音吧……

目 录

序	1
鲁 迅	1
读书与革命	7
文学与社会	9
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	14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1
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	26
冯玉祥	30
美国应立刻停止援蒋	32
国庆演词	37
李大钊	41
今	44
庶民的胜利	47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50
怎样做新闻记者工作	54
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	57
刘半农	58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60
陶行知	63
生活即教育	65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73
每天四问	78
胡 适	88
纪念林肯的新意义	89
终身做科学实验的爱迪生	92
杨虎城	93
在市民大会上的演说	94
向警予	97
召开国民会议,促进女权发展	98
在“中国妇女协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100
恽代英	102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	104
在欢迎湖北农民代表会上的演讲	112
邹韬奋	114
一句话的演讲	115
在出狱欢迎会上的演说	115
王若飞	117
你们的法律是见不得人的	118
朱自清	121
怎样学习国文	123
论气节	127
文学的严肃性	132

鲁 迅 (1881—1936)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赴日本学医，为改变中国的国民精神，便弃医习文。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第一次以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地揭露了人吃人的封建制度。奠定了新文学运动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1926年8月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革命的现实使鲁迅放弃了进化

论思想，1927年到达上海，认真研究马克思宁主义理论，并积极参加革命的文学及社会团体，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工作。1930年，参加筹备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写了大量的战斗性的杂文。鲁迅的创作后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坚韧的战斗精神。著作编有《鲁迅全集》。鲁迅的一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病逝。

鲁迅一生演说近70次，主要集中于“五四”时期和北伐战争前后。鲁迅的演说反映了强烈的时代要求，内容广博深刻，语言形象而幽默。“嬉笑怒骂”，战斗性强。正如许广平所说的：“先生的演讲，动情、严峻而又近人的，爱憎分明的。”

鲁迅演讲时，喜欢穿白小纺长衫，黑布裤，黑皮鞋，留着平顶，头发一根根直立着，偶或头戴咖啡色呢帽，颧骨很高，鼻子隆直，两道浓眉，一撇隶书一字形的日本式胡髭；手中习惯地擎起竹制的烟嘴不时吸上一口，庄严的脸上露着笑容，眼光尖锐而慈和。上台后端直地静立着，等待着暴风雨般的掌声平息之后，便以他特有的深邃思想和幽默语言非常亲切而生动地演讲起来。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任教期间，业余为学生做的一次演说，历时30分钟。他从分析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入手，论述了妇女解放这一时髦的社会问题。鲁迅指出，娜拉离家出走，并不是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根本出路，必须用“更剧烈的战斗”对整个旧的“经济制度”实行社会革命，从而去取得平等的经济权。这一深刻的思想观点，在当时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篇演说，句式整散相间，富于节奏变化，既有书面语言结构严谨之长，又具口头语言流畅通俗之优。其中比喻等手法巧妙穿插，显得生动幽默，是鲁迅早期讲演的代表作品。

《未有天才之前》是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演讲。演讲充满着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新事物的热情支持。将深刻的道理说得很通俗，将抽象的哲理说得很形象，使人感到语言的美、艺术的美。

《从今天开始做起》和《文学与社会》，是分别在两所大学的讲演，在会上由别人记录下来的，是颇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从中亦可见鲁迅幽默、犀利、深刻的演讲风格，“给听众如饮醇醪，如服清凉散”。

《无声的中国》这篇演讲表面上是讲文字、文学革新，实质是对一个泱泱大国，悠悠历史的民族却无声于世界的悲叹，同时愤怒抨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封建文化对人们的钳制和束

缚。

《老调子已经唱完》发表于 1927 年 2 月 19 日下午的香港青年会上。演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谈到了“老调子”——封建文化、封建意识、封建思想对人、对民族、对国家的腐蚀。朝代更换,时世变迁,但最本质的东西都没有变。鲁迅警告说,倘若国人还不觉醒,不待“老调子”唱完,就会被人用这把软刀子一点点地给豁完了。尖锐、辛辣,一针见血,使人猛醒,给人启迪。然而,最先懂得了这篇演讲意义的,不仅有同志,而且还有敌人。据说,鲁迅当时要去做这次演讲,就有人善意劝阻——怕有风险。到了香港,又受到港英当局的严密监视,他们还派了一些人事先去领了不少入座券,到时候又不到会,想借这种拙劣的办法使会场冷落。但是,演讲照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于是港英当局又不予发表演讲词。如此三番五次想减少其影响。这些正从反面证明了本篇演讲的重要意义。以至好几年后,鲁迅本人表示对本篇讲比较满意。

《读书与革命》是鲁迅于 1927 年 3 月 1 日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说。号召青年学生“读书不忘革命”,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负起向旧制度、旧思想进攻的责任。充分反映了伟大革命家鲁迅教导青年为革命而学的目的。

《象牙之塔总是要放在人间》是鲁迅 1927

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所讲，其题旨是强调文艺为人生的进步文艺观，不赞成脱离人生的吟风弄月之作和离开现实专谈“梦”、专谈未来的文学创作倾向。像鲁迅的许多文章一样，这篇演讲非常生动。他有时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讲出挪威的一位文学家专写肚子饿的书，说明文艺作品应是现实生活作家头脑“影印”的结果；有时又形象地将脱离生活的作家比喻成钻进“象牙之塔”，而塔的窗户不可能递进面包，“象牙之塔”不得不置于人间；用来告诫人们，作家们原本不能离开生活；有时，鲁迅又以讽刺的口吻，批评只能高喊“打打打，杀杀杀”的所谓革命文学。他指出：“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现社会，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在鲁迅的16卷著作中，这篇演讲是非常著名的，是研究他的思想和文艺观的重要资料。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鲁迅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深刻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的经验教训，并就建设革命文学的许多关键性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成为“左联”活动期间的实际战斗纲领。

《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是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鲁迅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深刻理解，历来主张将主

要精力与才华用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研究，以便切切实实地推进社会的发展，他讽刺上海人因月蚀而放鞭炮去救月亮的可笑之举，正是痛感某些民众面对日本侵略仍无动于衷的可悲与可恨。演讲末尾，他恳切希望青年学生应勇敢地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做一个令人们极端感谢的第一个吃螃蟹的那种勇士。

读书与革命

——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1927年3月1日)

现在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可是有许多好的话，以前几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

我想中山大学，并不是今天开学的日子才起始的，30年前已经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须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为要贯彻他的精神，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是进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50万年以前吧——这是地质学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我们有地质学家（指朱家骅先生）在这里，问一问便知道，——后来才有了猿人。虽然慢得很，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有原来尤应该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

此，要回复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训练学习的工夫了。

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法子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

革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要读书。但这可很难说了。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20世纪的新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

中山大学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中山大学同人应共同负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学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标，引导许多青年往前进，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层，又很困难。这实在是中国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一方要读书，一方又要革命。

有许多早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

因此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的确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现在社会状况之下又不能不这样。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未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

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我希望大家一同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文学与社会

(1927年11月16日)

前几天光华大学有几位同学叫我来讲演，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不过既然有许多同学希望，那我就答应了！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但我很惭愧，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

叫做小说的人讲文学是非常困难，因为小说家未必就是文艺家，好比厨子未必能够讲出作菜的原理一样，所以我今天只能讲一些儿感想。

我到上海不过一月样子，也偶然看了一些文学上的作品；我想，此刻虽然有许多号称新文学的作品，其实已经走到了末路，怎么样呢？因为作家所用的种种逃避方法，已经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这话说起来很长。

在文学界里每每有两种争论：

(1)为艺术的艺术，就是向人生逃开；(2)为人生的艺术，就是向人生拉拢。

为艺术的艺术，换言之就是造象牙之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无关，我做我的塔，一些也不危险的，而且很有趣，所以中

国要有这一派。然而有一层，叫为艺术的人们撞了一个钉子，就是：象牙之塔并不是建筑在很稳固的大陆之上，它好比一所孤悬海中的灯塔，同社会离开很远，同社会毫无关系，有趣当然是有趣的，可是有一天小船不把食物装来，就糟糕了；象牙之塔亦然。无人送食物来，歌就唱不出来，因为面包没有了！从前北京有许多造象牙之塔的诗人，现在大都已不复存在，就因为面包没有了！然而他们还想逃避社会，想离开社会不讲，讲有趣，讲有趣还不够，于是讲技巧，讲音律，讲格式，结果艺术没有内容，内中空虚之后，艺术就只有躯壳了，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还有一个倾向，这一派的人，并不造象牙之塔，自己也在社会里面，社会上的苦痛，他们亦知道。他们知道社会有痛苦，但他们不讲一句痛苦的话。只要是胜利一方面，他们总是歌颂它；只要是失败一方面，他们总是取笑它；只要社会有不幸，他们就快乐，上海有一部分日报就有这一种趋势。他们多用小说的笔法，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

造象牙之塔的人把社会有趣化，拿有趣化来逃避现世，可叫社会越弄越沉寂以至于灭亡。尤其可怕的是拿社会的苦痛趣味化，拿苦痛趣味化给人家玩弄，这于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象牙之塔只要面包，没有就要灭亡，苦痛趣味化是要把民众灭亡，才同时灭亡。

还有一种作家，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这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有许多亦往往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其实这也不能：诅咒社会，并不能帮助革命，不过是消极的一种表示罢了！实际上诅咒以后，暂时得着快乐，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暂时的发泄之后，便去睡觉，这样不但不能帮助革命，反而阻碍